本期华文作品版推出4篇文章。刘醒龙的《板桥道情》从兴化民间吟唱艺人的一曲《道情》悠然写起，探讨地理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从兴化垛田河渠的地方风貌和农耕文化中，寻觅郑板桥艺术作品与为人处世中独特气质之端倪。邹进的《黄海野鹿荡》寄深情于南黄海野鹿荡原始湿地，倾吐出大自然精灵的生命秘语。车延高的《底气》从小处着手，揭示时代发展给人们生活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塑造了人们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李方的《遗产》先抑后扬，在结尾处道出了作者的金钱观与教育观。

——编　者

板桥道情

□ 刘醒龙

到兴化那天，天气预报忽然变得有些惊世骇俗，十分粗暴地要将第二天飙升起来的32℃，变成第三天断崖式下降的11℃。一觉醒来，户外温度果然够呛，全身衣物已剥落到最少，汗水依旧在前心后背暗自潜流。在阳光下奔波一整天，临近黄昏时，才进到室内，一边擦那带着油菜花香的汗水，一边细细看过特意从博物馆库房拿出来的郑板桥遗墨。然后穿过一处圆门，路过一棵标示为一级保护的大树，在一间雅室中悠然落座。几口清茶入口，正要说一声“好茶”，两位民间吟唱艺人像清风一样款款走到雕花木窗后面，渔鼓拍了三两下，竹板响了一两声，像兴化的流水，悠长平缓地唱起来。一曲唱罢，燥热与汗水也随之而去，取而代之的是绕梁三日的曲调所带来的那种天然清凉，还有跟随清凉曲调出现的平常又不平常的人。

老渔翁！老樵夫！老头陀！老道人！老书生！小乞儿！

与进屋之前，开满鲜花的原野和生机勃勃的城市景象相反，这一个个称谓都以老相称。唯一的小乞儿，想象那模样，所表述的也是未老先衰。天南地北，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地方也用本地说唱艺术将郑板桥的《道情十首》，十年百年地演唱下来，如果唱下来又唱成何种模样？比如既悲凄又尖锐的湖北道情，真的用来唱板桥道情，能否唱出诗词原意还在其次，最担心的是，会不会使原作气韵南辕北辙。

人世之事，只要用心寻觅，总会发现其来有自。不说远的，就说5000年前，今天唱着板桥道情的这一带还是东海海滨。到了3000年前，海平线成了地平线，因此也有了最早的地名楚水，成了做梦也想不出大海模样的楚国人的属地。至关重要的是995年前，范仲淹出任兴化知县，24年后，他写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任职期间，他主持修筑了抵御洪涝灾害的“范公堤”，让湖荡沼泽中那些由上游来水冲击，下游海潮顶托形成的土丘得以稳定下来。在此基础上，从绕着土丘的水里取土垒成垛，形成可以耕种的垛田，垛田四周则是能够通行舟船的河渠。无论大小，每一块垛田都有自己的河渠；无论长短，每一条河渠都有自己的垛田。春去秋来，日月轮转，又经过700年，这期间垒了多少垛田，垛田下面垒进去多少秘密？其中之一被郑板桥破解了，才有他那集篆隶行楷于一体的书法。其中之二是我等此刻前来揭秘——垛田与郑板桥之间若隐若现的血缘。这些碧水环伺，形同孤岛，又似有缘，互相连接的垛田，以其天造地设的方圆，鬼斧神工的长短，让无边岁月可以是横撇竖捺，更可以是秦篆汉隶唐楷，借此映衬这诗书画的化身。

兴化风光鸟瞰

说郑板桥所怀绝技为乱石铺街体，是某人站在自家门口，以闲情雅致看着街坊生活景致时的戏谑。那时垛田之上没有更高的建筑，比不了如今为方便看遍垛田花海建的观景台，人站上去举目四望，就会若有所思。郑板桥情怀高远，不需观景台便已看清300年后才有人看得见的那些。就像老天爷想让春花开满世界是轻而易举的，因为那是他一年一度都要施展的小小手艺。现在的垛田，为了让来自远方的人们流连，已经全部改种油菜花，一亩田还能多拿上千元补助款。

若想将花看遍，却是难上加难。因为看花的是人，一个人无论有何等了得的手段，也只能拥有双眼所及的视野，越是想看个够，越发现能力有限。很多时候，只凭着看过三五种花的心得，就声称足矣。

想起来，郑板桥果然是三百年一遇的才子，一般三年一遇、三十年一遇之人，非要等到垛田上遍地黄花，明晃晃地露出既有序，又无序，既是自然挥洒，又似精心构筑的河流渠道，才有所心得。郑板桥只是面对五颜六色的稻粱菽，杂乱无章的麦黍稷，就看出了诗书画的端倪。此时此刻，见识了垛田花海上逶迤不绝的人流，我等才勉强猜测到郑板桥那般境界：就书法来说，可以想到草书，不是米芾的狂草，是一般舞文弄墨者的潦草。郑板桥一定看明白了，冬天里，白茫茫冰雪覆盖着一切，垛田与河渠所构成的正是放大无数倍后的泰山经石峪。春天里，垛田上万物灿烂，垛田下水清如碧，有心看去即便得不了《兰亭序》之奥妙，也看得见曲水流觞之情趣。到了夏天，垛田里的庄稼无比茁壮，河渠中大水汪洋，略一皱眉头，就会有《祭侄帖》在思绪中沉沉地飘过。之后就是秋天了，收获时节的垛田与河渠，恰似铺陈在天地间的《寒食帖》啊！郑板桥曾经说自己的书法，六分是学的别人，只有半分是自己的。还有剩下的三分半他没有说出来，应该就是天地造化的赐予。所谓天机不可泄露，凡是不肯说的，或者是不肯明说的，才是事物核心所在。沧海桑田在兴化一带早就不是历史长河中的奇观，人们宁可去研究垛田，千年万年的东海海滨何止千里万里，为何偏偏只有兴化一地生长出此种名为垛田的农耕文化？人间诗书画古已有之，为何偏偏只在有垛田的兴化生长出一位叫郑板桥的古怪才子？

昔日郑板桥挂牌售卖自己的作品时，这一带擅诗书画的名士有十几位，由于种种因素，被浓缩掉一些，余下的世称扬州八怪。时下文坛，公公有公公的一排铁杆，婆婆有婆婆的一堆闺蜜。几百年前的扬州也是一样的，哪些人能够进入“八怪”系列，哪些人应当排在“八怪”之外，争的争，吵的吵，说来说去，各有各的不同。其中铁定少不了，也少不得的唯有郑板桥。事实上，无论用哪种排列组合的“八怪”，将另外7位加起来，相应的社会名声也不及郑板桥一人。时光流逝，郑板桥存世的诗书画何止千百，将其余的全部相加，也不如一声“难得糊涂”，也难抵四字“吃亏是福”。

文坛一直说，作家有两类，一类作家作品只是影响作家，一类作家作品则在影响人民。

那些说范仲淹后来待在邓州，没有见过洞庭湖，却能写出《岳阳楼记》的人，应该是不知道范知县在兴化时，就有了兴水利与治水患的心得，深知湖海宽阔壮观。没去过洞庭湖不要紧，在他心里早就装着一片同样气象的水天，还有与洞庭水乡相呼应的，有水先淹、无雨先旱的兴化忧郁。

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便使得小小岳阳楼成为天下名楼；一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就让初起的滕王阁一时间享誉江南。郑板桥能够一览众山小，也只需要8个字。毛泽东有一句评语：“郑板桥的每一个字，都有分量，掉在地上能砸出铿锵的声音！”从这话里可以看到，他看重郑板桥的，并不是世人口口相传的怪异。郑板桥认为吃点亏绝对是好事，不必事事都弄得清楚明白，比习惯耍小聪明更难能可贵。到了兴化，见识垛田，也能见怪不怪。不知者总以为郑板桥是天生的，如果知道他是从垛田里生长出来的，是个有根有系、有源有流的平常人家子弟，再细细体悟，就会明白他吃的是什么亏？享了哪种福？难的是什么得？糊了什么涂？不就是普通人众都会遇到的那些糟心的事情吗？不要说人，就是这垛田，如果怕吃亏，不肯一把把从水里捞起泥土，将隐现于水面的土丘一点点地垒高垒大，又能从哪里去觅得这种养育千家万户，别出心裁的如诗如画的良田熟地呢？

郑板桥的笔墨文字从头到尾没有一处糊涂，真正糊涂的是那种将田间事理放在一旁，有功利时才拿起来晃一晃，其余时间弃之如敝履的心态。他还有一句很简单的话，用来说诗书画：理必归于圣贤，文必切于日用。这话里全是正经八百的意思，可以当成大道理，也可以看作小常识。有了这话，回头再琢磨，那站在雕花木窗后面，手持竹板和渔鼓的一男一女两位艺人，身形周正，体态端直，音律平扬，歌声清婉，百分之百适合唱板桥道情里的无牵绊、轻波远、白昼寒、斜阳晚、萧萧柳、孤飞雁和月上东山。说平常话，唱平常调，讲平常理，本来是很平常的事。事情的奇妙就在于，太过平常的事物，往往会呈现出不平常，而且，越是强调我本平常，局外人越要将这种平常推向其反面。如同兴化垛田，本来就名声在外。清明节前后在垛田之上盛开的油菜花，仿佛要将自身的灿烂推向极致，以图取垛田名声而代之。

收拾起渔樵事业，任从他风雪关山。板桥道情所唱，前一句也是说吃亏是福，后一句还在讲难得糊涂。这样想来，就更明白了，人一生重要的是做好手边事情，看清楚眼前山水，不妒贤嫉能，就不会自寻烦恼，自讨没趣，自毁前程。“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郑板桥给自己治的这方印，明明白白地说，自己辛酸历练竟然经历了三代王朝。好在郑板桥不将那些苦楚当回事，这才让看上去是撮几句瞎话盲辞，流传开来，就成了铁板歌喉。用不着高腔高调，也不需要大词大话。

黄海野鹿荡

□ 邹　进

一万多年哟，古长江的入海口
一眼望不到尽头
古铜色的滩涂，胸膛赤裸
辽阔而深远，烈日暴晒
海水击打，铁骨铮铮的海岸线
更加韧性十足

古老，沧桑，深沉，广博
这片在海水中，翻来覆去
垂死挣扎的原始湿地
吸纳了一切可容之物
大海的泪珠在这里结晶
芦苇的青丝在这里白发
麋鹿的伤口在这里结疤
仙鹤的舞姿在这里跳跃

我无法想象，沉睡
一万多年的湿地，积累了
怎样的磅礴之势？咆哮奔腾的热血
贯通了黄海的大动脉
多少个日起日落，多少次风卷云舒
所有经历，深深埋进淤泥
无数憧憬，冲刷出沟河纵横

有记忆的地方，就有自己的属性
在黄海的褶皱，野鹿荡
独特而粗犷，被泥沙俱下的岁月
慢慢啄出生态标签

◎金台茶亭

底气

□ 车延高

在南船北马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时代，李白能从大脑中抽象出“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诗句，足见其想象力之狂放奇绝。

也许是因为他生活于一个慢时代，蜗行牛步羁绊的不仅仅是岁月的进程，而是人的心性和活力。所以即便天子情急，有五百里加急要传递或要一骑红尘去讨妃子欢心，也只能借马蹄追风，让累不死的驿站反复解系越来越瘦的缰绳。所以诗人在最后一句突然豪迈放声：“轻舟已过万重山。”其实是对风驰电掣的速度的一种极度向往。

由此想起一句曾经有过争议的广告语：“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此话之对错可以公婆各据其理，但静心思忖，许多古人曾经幻想的东西，现在都已演化为现实。如“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还有气势豪迈的“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都不再是单纯的文学想象和夸张了，倒是文字的创造者若九泉有知可能要问：究竟是吾等具有前瞻性，还是后人成就了这前瞻性。

现实中的例子更具说服力。每年武大樱花盛开时，长沙、岳阳一些醉心于广场舞的大妈都要结伴来赏花。平日里，在广场上，她们跳舞时把自己变成跳动的音符，排列在清晨新鲜的空气里。有人认为她们是从姑娘堆里淘汰下来的，尽管腰腿上绷着紧身的衣裤，但身形已经回不到当年。可她们青春的心灵不老，把广场舞作为一种享受，在这里给自己的心灵放假，释放更年期最容易纠缠上身的焦躁和抑郁。她们当中一些人是很了不起的。有的是癌症晚期患者，跳舞是笑着和死神搏斗；有的靠几百元低保费支撑一个家，早上喝一碗稀饭，就去做一天的家政，一双手把春夏秋冬抹洗得干干净净。

到了三四月份，在春光明媚的大好日子里，她们精心打扮一番，结伴到武汉来赏花。有意思的是从长沙、岳阳到武汉应该算很远的距离，过去叫出远门。现在叫旅游。可她们很从容，一定会准时踩点去跳完广场舞，然后回家做饭，把所有家务安排停当，才与邀约的同伴踩着摩拜单车去高铁车站。其实她们既没有秘书也没有跟班，她们遇到了一个好时代，现代化的信息网络服务和高速高质的交通运输给了她们一种超然自得的底气。她们只需身份证和支付宝就可以方便自由地进出高铁车站，线上消费。到了武汉她们只需扫一扫摩拜单车，或呼叫滴滴打车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穿梭于城市的任何地方。当然她们是不白跑路的，她们把行万里路视为读万卷书，她们越有知识和见识，就越自信。她们特别看重存在感，认为如果不在朋友圈里晒晒自己精心的摆拍和旅游心得，就对不起强烈的表现欲。所以她们一路看风景，一路分享风景。骨子里更是把自己当成风韵犹存的风景。

更重要的是，她们从不误事，该看的看了，该玩的玩了，该乐的乐了！还能做到“穿梭湘鄂两地间，赏罢樱花一日还。”回家吃罢晚饭，晚上的广场舞还有她们的身姿，依旧花枝招展，婀娜多姿。

武汉大学樱花

◎小小说

遗产

□ 李　方

凑巧得紧，空简老先生赶在农历十月一送寒衣的前一天谢世了，享年80岁，距他老伴儿亡故已整整过去13年了。

空这个姓氏在当地并不多见，空简家老辈子亲戚没几个，子女也想不起要告知哪些人。空简生前在机关一直担任会计职务，那种在大机关瞧人眼色行事又谨小慎微的生活，导致他一生都活得战战兢兢而又精打细算、锱铢必较，因此很难有知心的朋友。新世纪之后，数字化生活日趋紧逼，他又学不会电脑，加之老伴生病在床，便退休回家。现在十余年过去，物是人非，子女们连通知原单位的想法都没有了。

长子空云说：算了。等事办完，直接到社保局办手续得了。

次子空雨说：就是。来上一帮子不认识的科长、处长，送上一匹挽幛两个花圈，还得费心思招待，不值。

女儿空雪眼睛瞅着别处，有一搭没一搭地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两个当哥的做主，我没意见，你们说咋办就咋办。

倒不是几个子女对空老先生薄情寡义，没有感恩之心，而是他生前对子女们太“狠”。

老伴第一次重病住院，空先生尚未退休，以他那样为人处世的习惯，还不敢请全假在医院陪护。当时空云辞职下海，正是白手起家的创业期，他把工作的全部重担托给妻子，自己在母亲的病床前守了一个月。

出院回家算账，空先生让三个子女平摊医疗费。空雨、空雪愿意，空云反对。理由是他在医院陪护一个月，已损失不少，那一份，应由空先生负担，说完就走。空先生拉住他说：账还没有算清，怎么就走人了呢？然后扳着指头，从空云生下吃第一口奶算起，算了一大堆，然后说：刨除你这一个月的护理费，你再出医疗费的三分之一，就算是你妈的喂奶费，两清了。

空云到银行取了现金，回来一五一十点清楚交到空先生手里，从此不再登空先生的家门。

空雨公司扩张那年，急需用钱，空先生正好办了退休，住房公积金可以全部取出。结果空先生对二儿子说：那是我们的养老钱，一分钱你也别想拿到。倒是你们从现在起，每月得给我们一份生活费。空云不上门没关系，你给传个话，生活费也得给我们，让他直接转到我的微信上。

空雪在商场摸爬滚打多年，成了老姑娘，结婚时，空夫人已经过世，只剩下空先生孤独一人，还住在那逼仄、昏暗的楼房里。空先生既不去参加婚礼，也没给女儿置办一分钱嫁妆，但闺女嫁人的彩礼钱按照“市场价”照单全收了。两个哥哥看父亲太不像话，合力操持着将小妹的婚事办得好歹像个样子。

空先生这下算是把三个子女得罪完了。

生意一天好似一天，但老父年老体衰，都成了“老总”的空氏三兄妹聚在一起，动议给“吝啬鬼”“葛朗台”请个保姆，让空雪传话。结果老父回话：自个儿还能烧开一壶水，不需要，用不着，按时把生活费转过来就行。

现在，当他们把先父瘦成一把骨头的身体从床上抬到客厅，撤掉床上的被褥时，他们惊呆了。

红彤彤的百元大钞，成扎地平铺在床上，大致清点，差不多百万。

算计来算计去，身底下压着这么些钱，还月月讨要生活费？空云觉得那个已经躺到客厅地上再也不能说话的人简直不可理喻。

也许……也许……空雨不知道该怎样表达。

空雪抽出钱扎中的一张纸：

1942年，河南大饥荒，我只有两岁多。全家逃难，河南、陕西、甘肃，一路到宁夏，只剩下了我和你们的爷爷活了下来。固原鞍鞍桥边开车马店的胡掌柜收留了我们。他们家也是两个人，胡掌柜和一个比我还小的女儿。新中国成立，胡掌柜送我去上学，教我打算盘。1950年你们的爷爷去世前，把我托付给胡掌柜，要我改姓胡，胡掌柜死活不答应。1960年低标准，没吃的，胡掌柜饿得皮包骨，临死前把女儿托付给我，后来成了你们的妈。我因为识文断字，又会算盘，参加了工作。我一生谨小慎微、与人为善。对你们一毛不拔，就是要你们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克勤克俭，知道生存艰难。不要手里有了两个钱，就烧包耍横，忘了姓啥。我们空姓，来自河南虞城。万望你们，不忘来路，不辱先祖，对社会、对家人担负起责任，努力做一个好人。至于这点钱，对于现在的你们，也不算个啥，或分或捐，全由你们。

空氏三兄妹，望着那页纸，觉得那真是先父留下的一笔巨大遗产。

（本版图片均来自网络）